

在村庄的四周，是大地。某种程度上说，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。我把大地比喻成海的平面是有依据的，在我的老家，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，那种广阔的、无垠的、平整的平原。这是横平竖直的平原，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，没有洼陷，没有隆起的地方，没有石头。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，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，那只能说，你的肉眼到了极限。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，你的每一次放眼都可以抵达极限。极限在哪里？在天上。天高，地迥；天圆，地方。

我想我很小就了解了什么是大。大是迷人的，却折磨人。这个大不是沙漠的大，也不是瀚海的大，沙漠和瀚海的大只不过是你需要跨过的距离。平原的大却不一样了，它是你劳作的对象。每一尺、每一寸都要经过你的手。“在苍茫的大地上”，每一棵麦苗都是手播的，每一棵麦苗都是手割的，每一棵水稻都是手插的，每一棵水稻都是手割的。这是何等的艰辛，何等的艰辛。不能

想，是的，不能想的。有些事情你可以干一辈子，但不能想，一想就会胆怯，甚至于不寒而栗。

庄稼人在艰辛地劳作，他们的劳作不停地改变大地上的色彩。最为壮观的一种颜色是鹅黄——那是新秧苗的颜色。我为什么要说新秧苗的鹅黄是“最壮观”的呢？这是由秧苗的“性质”决定的。它要经过你的手，一棵一棵地、一棵一棵地、一棵一棵地插下去。在天空与大地之间，无边无垠的鹅黄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大地上密密麻麻的，全是庄稼人的指纹。

鹅黄其实

是明媚的，甚至是娇嫩的。因为辽阔，因为来自“手工”，它壮观了。我想告诉所有的画家，在我的老家，鹅黄实在是悲壮的。我估计庄稼人是不会像画家那样注重色彩的，但是，也未必。“青黄不接”这个词一定是农民创造出来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个世界上最注重色彩的依然是庄稼人。一青一黄，一枯一荣，大地在缓慢地、急遽地做色彩的演变。庄稼人的悲欢骨子里就是两种颜色的疯狂轮转：青和黄。青黄是庄稼的颜色、庄稼的逻辑，说到底也是大地的颜色、大地的逻辑。是逻辑就不能出错，是逻辑就难免出错。在我伫立在田埂上的时候，我哪里能懂这些？我的瞳孔里头永远都是汪洋：鹅黄的汪洋——淡绿的汪洋——翠绿的汪洋——乌青的汪洋——青紫的汪洋——斑驳的汪洋——淡黄的汪洋——金光灿灿的汪洋。它们浩瀚，壮烈，同时也死气沉沉。我性格当中的孤独倾向也许就是在一片汪洋的岸边留下的，对一个孩子来说，对一个永无休止的旁观者来说，外部的浓烈必将变成内心的寂寥。

大地是色彩，也是声音。这声音很奇怪——你不能听，你一听它就没了，你不听它又来了。泥土在开裂，庄稼在抽穗，流水在浇灌，这些都是声音，像呢喃，像交头接耳，鬼鬼祟祟又坦坦荡荡，它们是枕边的耳语。麦浪和水稻的汹涌则是另一种音调，无数的、细碎的摩擦，叶对叶，芒对芒，秆对秆。无数的、细碎的摩擦汇聚起来了，波谷在流淌，从天的这一头一直滚到天的那一头，是喧聚。声音真的不算大，但是，架不住它的厚实与不绝，它成巨响的尾音，不绝如缕。尾音是尾音之后的尾音，恢宏是恢宏中间的恢宏。还有气味。作为乡下人，我喜欢乡下人莫言。他的鼻子是一个天才。我喜欢莫言所有的关于气味的描述，每一次看到莫言的气味描写，我就知道了，我的鼻子是空的，有两个洞，从我的书房一直闻到莫言的书房，从我的故乡一直闻到莫言的故乡。福楼拜在《包法利夫人》里说过：“大自然充满诗意的感染，往往靠作家给我们。”这句话说得好。不管是大自然还是大地，它的诗意和感染力是作家提供出来的。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作为一个作者，我都要感谢福楼拜的谦卑和骄傲。大地在那儿，还在那儿，一直在那儿，永远在那儿。这是泪流满面的事实。

大地

□毕飞宇



大家V微语

夫妻相处之道

□尤今

●我的先生不是华人，他不懂中文，也从来不看我写的文章，但他非常非常尊重我的嗜好。比如用电脑。我大概是新加坡比较早开始使用中文软件写稿的作家。那是1985年，我写稿一直用手写，每天都写到手痛，但却很排斥电脑，他就一直劝我使用电脑，整整劝说了一年，到1986年，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他的唠叨才尝试着开始接触电脑。

●我觉得写作是很个人的事，他不一定要是我的读者，尊重对方有时比沟通更重要。

●此外，我们给彼此充分的自由，这也是我们的信任。包括行动的信任和心态的信任，所以我能随心所欲地生活。他非常信任我，我可以任意地交朋友，一个人去旅行……

●夫妻相处的秘诀就是尊重和信任。



谈天说地

三观与五官

□石兵

人有五官于外，可以知冷暖晓黑白明咸淡识香臭。人有三观在内，可以辨善恶分对错取大义得成败。五官不端，则人身易生病患；三观不正，则人心必有祸殃。

五官保证了一个人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，三观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生活得健康。两者之间看似关联不大，实则道理相通，只是前者浅显，后者深刻，前者易得，后者难解。

人有五官，才能品尝大千世界的苦辣酸甜，感知花花世界的喜怒哀乐；心存三观，才能看清宏观世界的是非对错，洞悉微观世界的利弊关联。

五官是一个人的气色，三观是一个人的底色。底色方正不阿，气色方能光鲜明亮，若底色阴晦污涩，再好的气色也将变得灰朽颓败。如此，保养五官先要涵养三观。三观决定人生方向与生命质量，更决定着五官是否健康。

拥有标致的五官令人欣赏，心存端正的三观则受人尊敬。欣赏过后终有审美疲劳，尊敬之余却能令人始终甘之若饴。三观与五官，一内一外，标注的是一个人内心的体面与外表的漂亮。对这两者而言，惟有时间可验其真伪优劣，因为漂亮的五官终会老去，端正的三观却可永存心间，历久弥新。

曾听人讲洋话，说西洋人喝茶，把茶叶加水煮沸，滤去茶汁，单吃茶叶，吃了咂舌道：“好是好，可惜苦些。”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，原来这是事实。茶叶初到英国，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，的确吃茶叶渣子，还拌些黄油和盐，敷在面包上同吃。什么妙味，简直不敢尝试。以后他们把茶当药，治伤风，清肠胃。不久，喝茶之风大行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：“这刺激品，能驱疲倦，除噩梦，使肢体轻健，精神饱满。尤能克制睡眠，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。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，饮茶尤宜。”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(Dr Cornelius Bontekoe)应东印度公司之请，替茶大做广告，说茶“暖胃，清神，健脑，助长学问，尤能征服人类大敌——睡魔”。他们的怕睡，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。怎么从前的睡魔，爱缠住人不放；现代的睡魔，学会了摆架子，请他也不肯光临。传说，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，九年不睡，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。胡峤《饮茶诗》：“沾牙旧姓余甘氏，破睡当封不夜侯。”汤况《森伯颂》：“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，既久而四肢森然。”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，所见略同。只是茶味的“余甘”，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。

浓茶换上牛奶和糖，香冽不减，而解除了茶的苦涩，成为液体的食料，不但解渴，还能疗饥。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，究竟什么风味，卢仝一气喝上七碗的茶，想来是叶少水多，冲淡了的。诗人柯立治的儿子，也是一位诗人，他喝

茶论壶不论杯。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。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。若是苦涩的浓茶，就不宜大口喝，最配细细品。照《红楼梦》中妙玉的论喝茶，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。那么喝茶不为解渴，只在辨味。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。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，“文艺女神带着酒味”“茶只能产生散文”。而咱们中国诗，酒味茶香，兼而有之，“诗清只为饮茶多”。也许这点苦涩，正是茶中诗味。法国人不爱喝茶。巴尔扎克喝茶，一定要加白兰地。《清异录》载符昭远不喜茶，说“此物面目严冷，了无和美之态，可谓冷面草”。茶中加酒，使有“和美之态”吧？美国人不讲究喝茶，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，不是为了茶叶税吗？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的茶叶进口，美国人把几种树叶，炮制成茶叶的代用品。至今他们茶室里，顾客们吃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，内行人不要茶；要来的茶，也只是英国人所谓“迷昏了头的水”(Bewitched Water)而已。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，只喝白开水，说是茶有毒素。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。不过对于这种茶，很可以毫无留恋的戒绝。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，因为“咖啡含有毒素，只是那毒性发作得很慢”。伏尔泰笑说：“对啊，所以我喝了70年，还没毒死。”唐宣宗时，东都进一僧，年百三十岁，宣宗问服何药，对曰：“臣少也贱，素不知药，惟嗜茶。”因赐名茶50斤。看来茶的毒素，比咖啡的毒素发作得更要慢些。爱喝茶的，不妨多多喝吧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戏院漫忆

□周存亮

深夜读书，读到“三五步行遍天下，六七人雄会万师”时，不仅想起老家的戏院来。

戏院紧贴运粮河岸，南北向，长方形，远远望去，很像一座上了年头的城池。高丈余的围墙，全是老式灰青砖，又宽又厚，尽管棱角尽平，依然端重古朴。砖缝间是澄黄松散的土屑，用手抹一下，洋洋洒洒。墙头顶端，生长着永远长不大的楮榆槐柳，匍匐着叶蔓缠绕的各色杂草，到了秋天，还有红色的野枸杞，成嘟噜的金黄马炮瓜，倒垂下来，甚是好看。

戏院前墙，有阔大的券形正门，窄小的售票窗洞，露天的铁架验票台。从正门走进去，迎面就是演播厅，高大、壮观，各个方向都留着门，只是悬挂的遮光棉帘上常常污迹斑斑的。室内，一排排高大整齐的圆木柱，立在坚硬的础石上，支撑着上面错综复杂的钢梁屋架；前方是高高的舞台，有时走生旦，有时扯影布，也有过杂技团的精彩表演。

到了阴历十月，戏班子就要来了。《王华买爹》《秦香莲告状》《对花枪》《大祭桩》等剧目，常常一唱数天。村民们把田里最后一捆玉米秸放上柴垛，换上干净的衣裳去看戏。家里祖母懂戏，和老太太们一出一出地看，比较谁唱得好。

最热闹的是春节放电影。看电影的人，塞满了昔日空旷的老街。新衣新帽的稚子学童，烫着卷发的时髦少年，搂搂抱抱的恋爱青年，扛着孩子的年轻父母，嗑着花生的老人，在除旧布新的时光里，都暂时放下人世的浮沉得失，坐在舞台下，体验他人的悲欢离合。

但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最有趣的莫过于“掰戏把儿”。每场电影结束时，把门人会提前几分钟打开大门，我们蜂拥而入，站在过道里赏“戏尾巴”。有时可以看到一点情节，有时只能看字幕听片尾曲了。年少的我们乐此不疲，很多时候，即使随着亲朋进了戏院，中途也要找各种理由出来，玩够了，再专门等着“掰戏把儿”。